

## 合浦县学的“漂木”奇事

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，我觉得它更像搅拌机。在汉朝时就成为郡治的北海市合浦县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座超过三百年的老建筑。时间将它们搅成了断墙残垣，很多已经归于泥土。

但合浦县城还有两个大成殿，它们穿过几百年的时光隧道后，仍巍然立在原处。

它们一个属于明朝的合浦县学，一个属于同时期的廉州府学。

它们的“年龄”已经超过四百八十岁，都与嘉靖年间廉州知府张岳有关。

说到合浦和廉州，除了人们知道的东汉的孟尝、宋朝的苏东坡，其实还有明朝的张岳最不应被遗忘。一来他是高官，“入仕四十年，开府四镇，总督七省，功业彪炳”。

二来他是大儒，写就无数的著作，学问深厚。

三来其气节人格堪称“完人”，是与清朝曾国藩一样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。

从他去世后的待遇也能看出这一点。

张岳仕途坎坷，鞠躬尽瘁于被贬的沅州知府五品官的任上。他去世后一年，川黔湘三省都给朝廷打报告，“颂岳功勋”，明显有为他鸣不平的味道。

因为“干部群众”的强烈愿望，朝廷追认他为正二品的“监察部副部长”（右都御史），追赠“太子少保”头衔，还授予“襄惠”的“光荣称号”（谥号）。皇帝专门批准修建张岳墓，首辅徐阶亲自撰写了墓志铭。

张岳当廉州知府是京官贬任外放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年）八月，得罪首辅张璁的他被发落到这个“濒海为郡，士气少振”的地方。

初来乍到，张岳认为“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”，“改变廉州落后的教育面貌”成为他念兹在兹、矢志不渝的事业。

张岳治廉，称得上是位“教育知府”。

他认为教育人最早的是学校，学问最大的是圣贤，人们喜欢玩“套路”，并非天生是坏人，只是理想信念出了偏差（盖教莫先于庠序，道莫备于贤圣，今之士操术，非不正也，志有不端）。学校不只是教书的场所，还是使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、价值观的地方。

当时廉州教育的“硬件”不是一般的差。合浦县学与廉州府学在一起，地势低洼潮湿，破败不堪，荒草丛生，老师和学生不堪忍受（地位垫湿，堂殿倾圮，号舍鞠为茂草，官师子弟殊弗堪）。

明朝府辖州、县，州、县的事都是知府之责。

张岳上任伊始就动了迁建府学、县学的念头，但府库空空。廉州府本来就“极荒濒海，土瘠民贫”，张岳到任之前，苛捐杂税弄得百业萧条，民众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。

接手这样一个烂摊子，张岳是无从选择，但廉州百姓却视之为皇恩雨露，把张岳当成皇帝派来救苦拔难、拯救苍生的“活菩萨”。（圣皇御极，悯念元元，爰令我公作民师。）

“逾年，政通人和”，张岳上任一年，各项工作初见成效，迁建县学提上议事日程，他在城南找到了一块地皮。

张岳颇有点民主作风，拟了文件让“有关部门”会签，明确表示费用由府里负责，不用他们

出钱。

县学迁建于嘉靖十五年（1536年），十月动工，施工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奇事：

按相关规定，凡府县学堂必须配套有祭祀孔子的大成殿，建大成殿需要大木头。

张岳在大廉山脚举行了隆重的“开工”仪式，祭告山神，派人进山伐木。

伐木工人把大树伐倒后，将一根根木头从山里搬到河畔海边，用船运到廉州，周折多，路途远，真不是一个“难”字可以形容的。

（乃祭告山川之神，动众伐木于大廉山中，桴载海运，厥唯艰哉。）

所有人都着急：这样蚂蚁搬家，猴年马月才能把木头凑齐？

腊月（十二月）癸巳日半夜，突然狂风大作。天亮后人们惊讶地发现，西门江入海口漂满木头，数了数，一共一百六十多根。一个多月后，再次漂来六十根大木头。

廉州府全城轰动。

一些过来人说，从太祖朱元璋、成祖朱棣到现在，一百七十多年没有见过这种奇事，一定是知府大人赤诚感天，老天爷出手相助。

有些“脑洞”大的说法更为玄虚：廉州与潮州不远，韩愈当年在潮州当太守，因为心诚感动得乌云消散，写了《祭鳄鱼文》让鳄鱼乖乖搬家，咱们廉州张知府就是韩愈再生。

大家越传越离谱，张岳成了“观音降世”“菩萨重生”。

面对一片谰辞如花，换成别人早就顺竿而上装神弄鬼了，但张岳一点也“不感冒”（不感兴趣），还专门把人找来辟谣——“这些木头漂来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我有何德行能感动青天老爷，又有何功绩能跟韩愈相比（漂木之来偶然耳，吾何修而敢谓格天，何功而望昌黎哉）。”

被抬得高自然心情爽，但他显然明白抬得高摔得也惨。

张岳的这份谦虚，让大家更加觉得可钦可敬。男女老少踊跃投工投劳，争先恐后，没用几个月就完成了县学搬迁重建。

府志记载：合浦县学建成房子四十二间，围墙一百五十二丈，前面挖有泮池，后面有几丈高的假山，成为当时合浦县最漂亮的建筑，大家都称之为“泮官”。

合浦建县学“漂木”一事，事出蹊跷，但并非稗官野史所载，而出自明朝“国防部部长”（兵部尚书）秦金的《合浦县建学记》。

我猜可能是因为工程浩大，建成后人们不敢相信是人力可为，臆想有老天爷帮了忙，就像挖山不止的愚公感动了天帝，帮助他搬掉太行、王屋二山。

除了建县学，张岳在廉州还搞了一个更大的教育项目：搬迁府学。

廉州府学原在廉州城东北角，“地势洿下，土气弗舒”。任职第三年，张岳与“副手”（同知）朱同慕、“检察长”（节推）王良弼等商量，打算把府学与城南地势高峻的元妙观易地而建。

明朝儒学地位崇高，教育有点类似“双重领导”，地方官对教育事宜并不能完全“话事”（决定），张岳指示“教育局负责人”（训导）廖景春、朱衮抓紧请示朝廷提学官，估计也没少亲自出马与“当路”（掌权人）沟通。

嘉靖十七年（1538年）八月，廉州府学迁建工程正式动工。

张岳决心建一间最好的府学，严格按照标准规划相关设施，功能一个也不能少：棖星门、礼

门、大成殿、东西庑廊、泮池、明伦堂、乐舞台、东西斋、仪门、崇圣祠、名宦祠、乡贤祠、教授署、宰牲所、围墙，围墙外的大路上还有一个文明坊。

张岳每日流连工地，亲自监工督活，工程按部就班推进时，他忽然接到了朝廷一纸调令：提拔他为浙江总督学。（功未告成，而张公擢浙江学究以去。）

廉州人心里怦怦怦直打鼓：这么大一个工程，会不会成为“半拉子工程”？

他们实在幸运。一任好官走了，来的还是一任好官。

接任张岳的知府名叫陈健，福建同安人。他没有觉得这是前任定的事，自己要“另起一行”（重新谋划）来显示政绩，相反倍加发力，翌年十二月府学迁建工程告竣。（代者同安陈公健益加甚，致以终厥事，次年冬腊月落成。）

这位陈健知府官品好，情商也高。项目竣工之后，专门派一名叫吴祯的手下找到张岳，请他就府学迁建写一篇记事。

廉州府学曾是“岭南四大孔庙”之一，规模宏大，格局俨然。几百年风刀雨箭，府学的大成殿、崇圣祠和县学的大成殿还巍然矗立，向人们讲述着廉州往事。

里面既有张岳为造福一方打基础、谋长远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谋划和胸襟，也有后任陈健“一棒接着—棒干、—张蓝图干到底”的官品官德。

张开想象的翅膀，历史其实挺有意思。